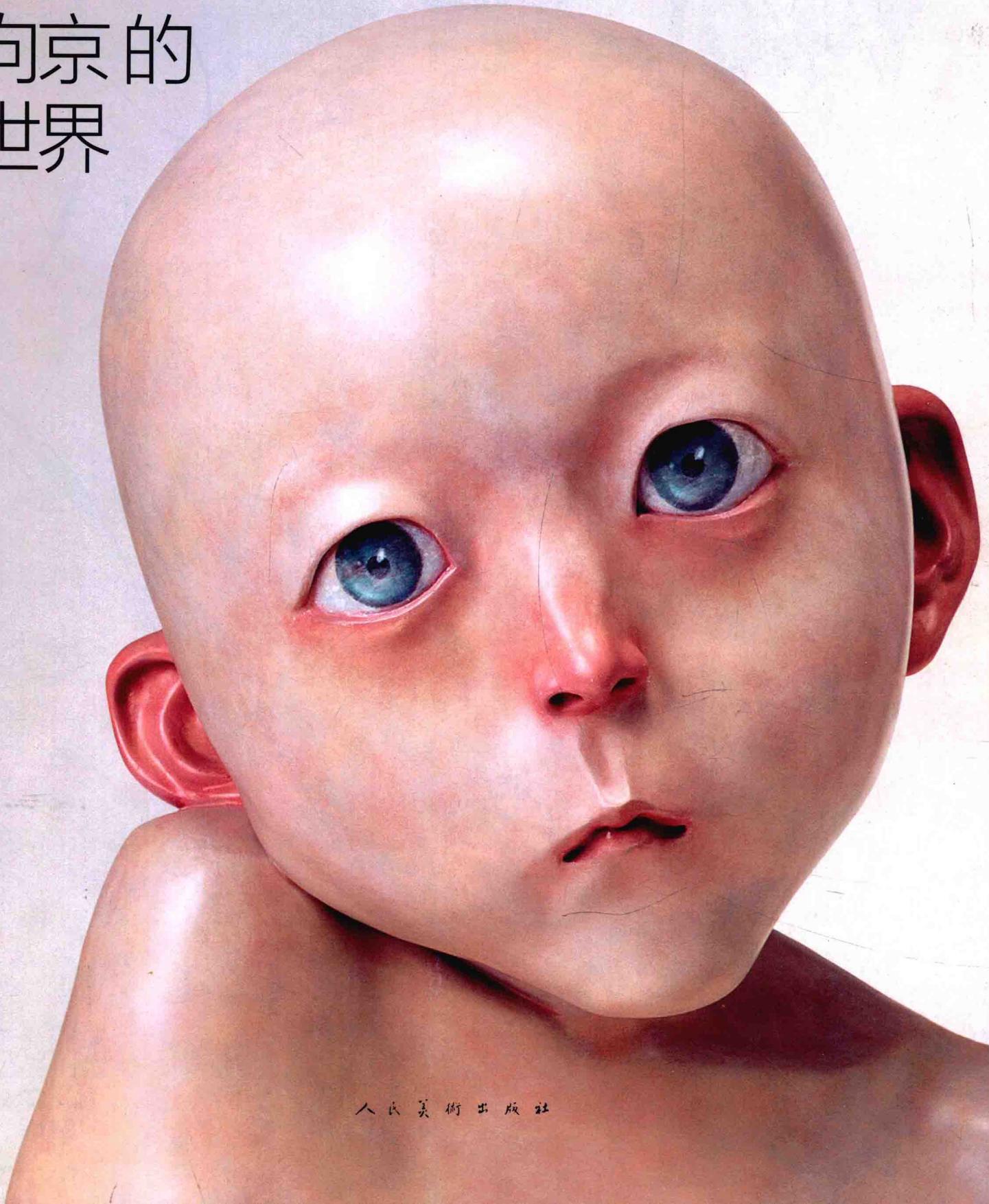


细节
向京的
世界



人民美术出版社

细节

向京的 世界

摄影：邹盛武 / 阮明 / 韩硕 / 向华 / 季震红 / 宋志平 / 黑晓东 / 燕丕杰

如有遗漏，敬请原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节：向京的世界 / 向京著. ——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102-05270-0

I. ①细… II. ①向… III. ①雕塑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1.J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3404号

细节 向京的世界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100735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http://www.renmei.com.cn>

发行部：010-65252847 65256181

邮购部：010-65229381

选题策划 尹然

责任编辑 尹然

装帧设计 牛明瑕

责任印制 赵丹

制版印刷 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89毫米×1194毫米 1/12 印张：16

印数：0001—3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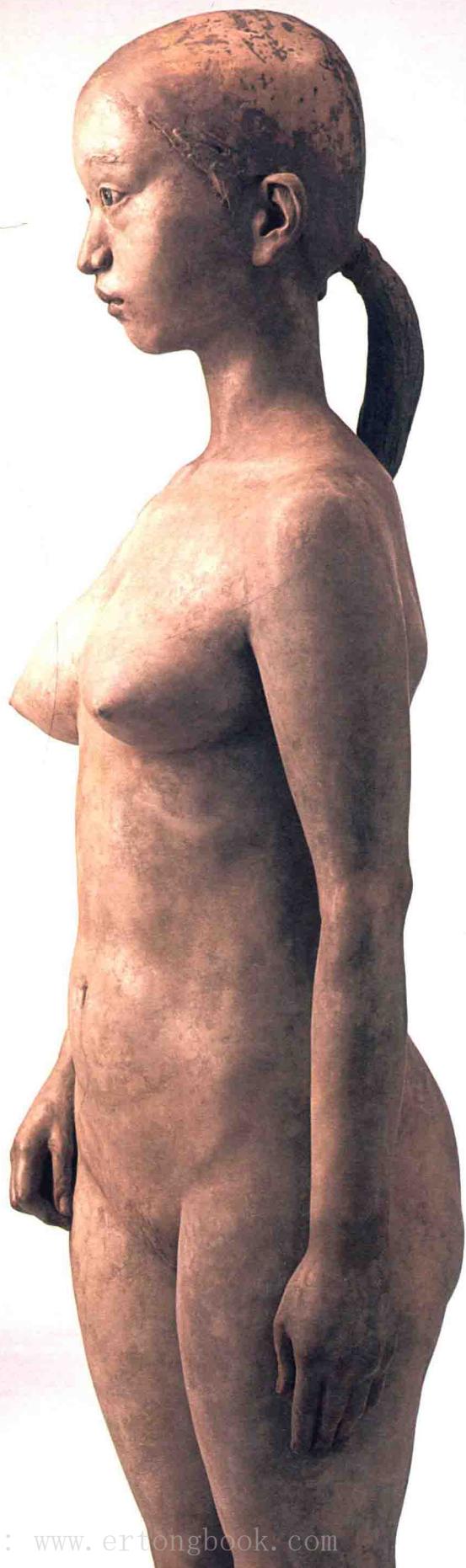
ISBN 978-7-102-05270-0

定价：9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维特根斯坦说：“纯粹是本能的一种发展，而不是反思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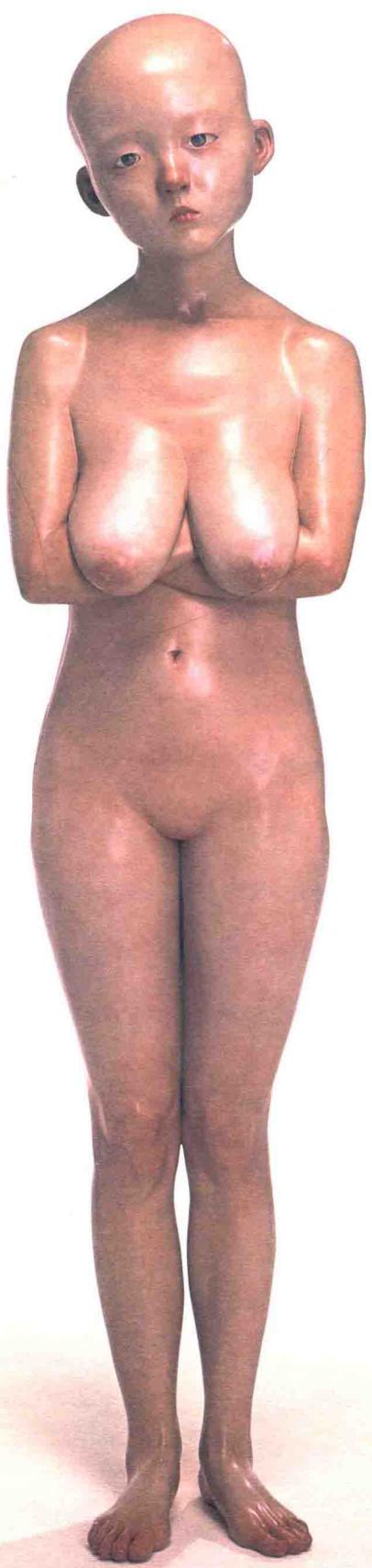
做艺术家是不是获得自由的一种方式？它至少是理解自由的一种方式，是抗拒腐朽、抗拒平庸的一种方式。











细节的力量

当初人美社的尹然约我加入《细节》丛书，我听到书名就一口答应了，我喜欢这个词带来的无限的延伸含义。但写起来难题很多，我一向只愿把结果给人看，从不回想过程，甚至看到以前自己做的作品，一些细节，一些面目，我都会因为陌生而深感惊奇和赞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给做出来的。可真把这些写出来，不过是拼凑出我不堪的日常图景，像个絮叨的祥林嫂，无聊极了。而最糟糕的是，我发现我其实从来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作品，语言总会有歧义，反而没有作品本身表述得准确清晰，这方面我实在没有自信。这本书对于我，就像玩魔术的写了本揭秘，有点儿自断其路。多谢尹然从不犹豫地持续夸赞和认真负责，得以断断续续把这本书写完，并且仿佛做作品的历程一样，对我而言，充满了陌生和新奇。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完全是个“细节狂”，表象的世界，于我，都是很多很多的细节组成的。我从父亲那里遗传了一副好视力，从母亲那里遗传了敏感的神经，加在一起可以凑成一个艺术家的硬件基础。于是，看到感受到太多太多东西，无数细节拼凑成世界，有时多到让人难以承受，也注定我跑不出作为女性的身体性，一切都是在被身体感受之后进入我的艺术。年少时的我有点儿古怪、有点儿不安、有点儿神经、有点儿愤怒，总是看到太多，总有很多“为什么”，由于不解，更想从对世界的关注中获得解答。这种关注打开了艺术的门，也成就了我在艺术里的持续表达。

艺术不是治疗，是另外的空间被打开，而我得以侧身进入一个现实之外的世界，身体天生而来的那些感受力，变成思考的最佳助力——因为这个世界仅仅去描绘它是不够的。

风水轮转，沧海桑田，理想主义的体温在热传导的常识中自动冷却，个体的力量在大利益下被分散，消失殆尽，我们还关注人本身吗？总有人赞叹我的作品细致，我每每否认，技术上我基本是个低能，不可能极致。这个细致应该还是感受力上的细，是对生存本身的反复的确认，是投向人人的凝视的目光。对于我的艺术，细节同时既是内容也是语言，生命有限，我们不可能把所见所感全部付诸于作品，这一部分里面我希望塞满了内容——用内容来传达世界的一个面目，这时，内容就变成了语言。我们怎么去修辞，怎么去描绘，语言拼凑出人类地图里世界的基本形态。我希望在此处停顿下来，穿越了年轻时的躁动，穿越了周遭的嘈杂，认清这点，在有限的人生里能慢慢获得一个平静的力量。

时间慢下来，我们才能看到那些细节。

向京

2010年9月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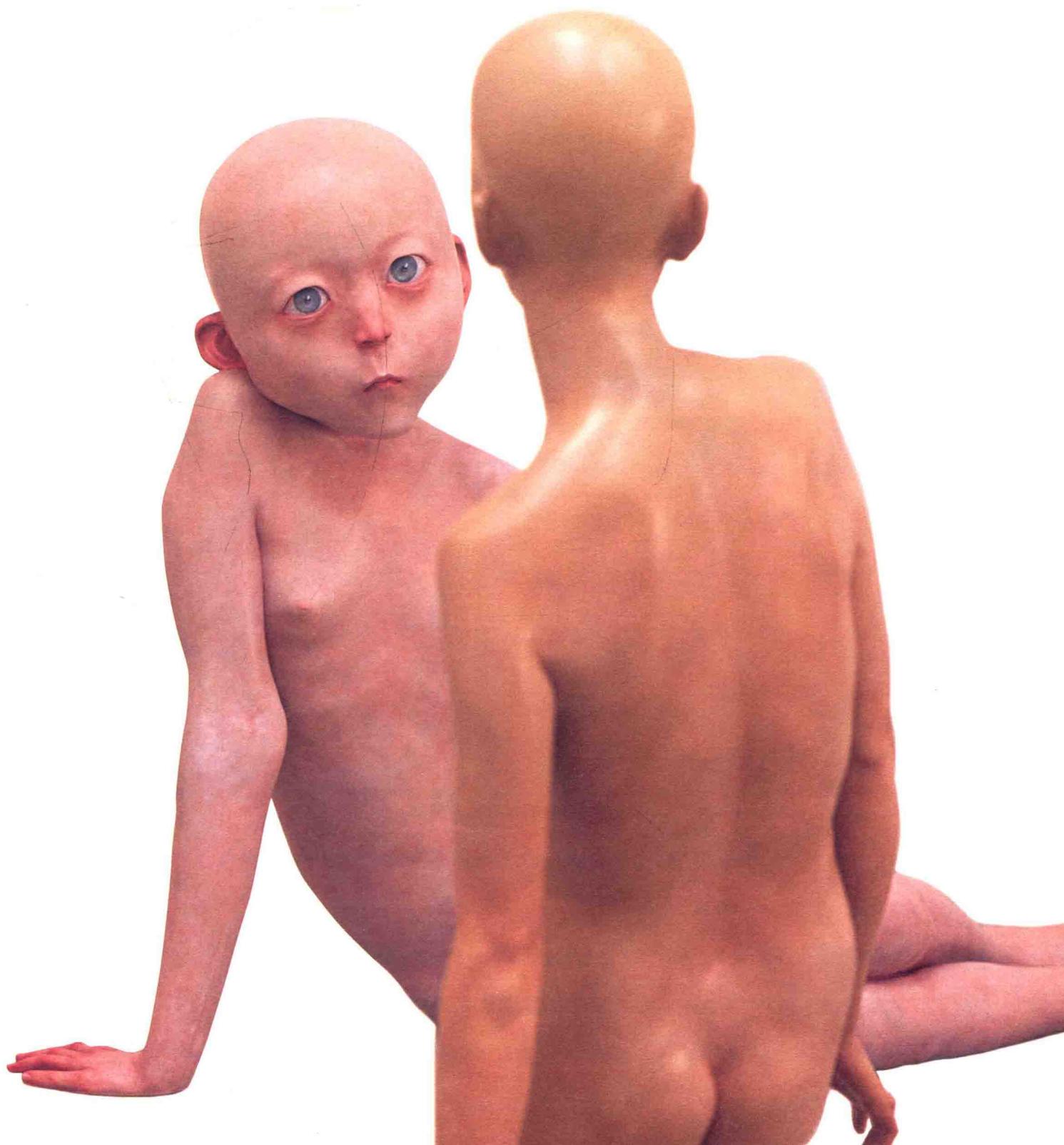
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工作室内

顾铮 摄

| | |
|--------------------|----------|
| 2 | 你看到的，不是我 |
| 12 | 预感 |
| 24 | 生活的花会开吗？ |
| 56 雕塑是怎样炼成的 | |
| 泥塑 | |
| 翻制 | |
| 打磨 | |
| 上色 | |
| 116 我热爱展览 | |
| 158 年表 | |
| 162 艺评 | |
| 没有人可以替我们看到 广慈 | |
| 所有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广慈 | |
| 在魔咒的内部 朱朱 | |
| 172 索引 | |

细节 向京的 世界

你看到的，不是我



人们为什么要用视觉的元素去重新建构经验的世界？艺术除了再现现实世界之外，是少数组现我们精神世界的方式之一。我想建筑一些超出我们经验的事情，艺术家大概都有这样的野心和妄想。

女人是身体性的动物，用身体思考是个基本方式。这是长期以来我逐渐发现的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而所有的努力都是围绕着超越这个基本的习惯。

从小，我就认为精神和肉体是分离的。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肉体很多余，只是精神存在不得不依附的一个承载体，本身没有实际意义。能够认知与接受身体的存在是很后来很后来的事了，至今我还不能用一种更积极的方法看待身体本身。我找到艺术这种合理而有效的方式表述精神活动，虽然它表面上描绘的是精神的载体——身体。开始做作品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理解和享受超越物质世界的自由，即便我带着自己平庸的肉体混迹在人群里，企图尽量减少和世俗碰撞的机会。

所以，我知道，你看到的，不是我。

在城市里居住，每天开车往返工作室，在上海的时候，从工作室到家是6公里，往返是12公里，一周做两次瑜伽，在家附近，也就是多走几公里；回到北京，首都大多了，从家到工作室12公里，往返就是24公里。北京人对距离的概念不一样，大家都说“不远”“真近”，每每堵车严重，来去工作室的时间明显长了，瑜伽有一年没做了，要做也决定就在离家步行就能到达的地方。生活还是那样地单调重复，除了偶尔超车不当遭遇白眼，几乎没有机会在路上碰到人——我是说有交流地碰到。工作室里就是固定的几个人，有时候会会朋友，这差不多是我的生活图景。由于路程增长，来回的路上呆在车里的时间变成了不得不但是很宝贵的独自思索的时间，如果你没有被惯性碾平大脑。表面上看，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和杂志里的主流人物很相像了，衣着得体，表情平和，生活健康，积极向上。一段时间之后会有很强的厌倦感，面对生活已经基本妥协，逐渐拍扁成平面化的平庸。